

柳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人生不朽之業有三而立言居其一言以明理則
覽世牖民之文尚焉言以經國則濟世安民之文
尚焉體裁雖異旨趣不殊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大哉文乎榮鏡宇宙孕涵古今藝也進乎道
矣柳郡文苑除制誥外斷推柳河東為最其修文
廟也謂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其復大雲
寺也欲人去鬼息殺務趣仁愛而昌黎記羅池廟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一

碑亦稱柳侯不鄙夸其民動以禮法何一非言之
表於道者至若劉蕡之彈宦豎張翀之劾權姦楊
譚之破西原張岳之平崗寇其策疏露布有碑于
國計民莫不小豈非其言立其文自足千古耶倘
徒以誇多鬪靡相矜尚則雕蟲小技壯夫勿為吾
無取乎爾後分類編次而以歌詩附其後志藝文

勅

唐懿宗分嶺南東西道勅

勅嶺南分為五管誠已多年居常之時同資禦捍
有事之時要別改張邕州西接南蠻深據黃崗控
兩江之獷俗居數道之游民比以委人太輕軍威
不振境連地內不竝海南宜分嶺南為東西道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以廣州為嶺南東道邑州為嶺
南西道別擇良吏付以節鉞其所管八州俗無耕
桑地極邊遠近罹盜擾尤甚凋殘將盛藩垣宜添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二

州縣可割桂州管內龔州象州容州管內藤州巖
州竝隸嶺南西道收管

宋徽宗封柳州靈文廟文惠侯勅

崇寧三年月日勅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為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忘惠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公仕於唐室卓有才名厲志精顯記覽灑博貫穿經史溢為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俗成田里喜悅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禳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啟封侯爵因民之

情尚其知歆永庇南土

宋高宗加封文惠昭靈侯勅

敕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學道文章百世之師
沒以神靈福佑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
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
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焜蒿之
際盼蠻必通屬者春秋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卽應
歲以是豐故邦人願請諸朝而使者遂上其事朕
嘉神孚惠爰益褒封尚赫光靈保有常享欽哉如
牒

宋理宗封融縣梁熹吳輔為神勅

嘉熙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勅曰玉融為郡僻處嶠南昔在天禧徭蠻為梗爾熹爾輔奮起遐裔身率義旅鏖擊以斃魂強魄毅為鬼之雄大庇其民如生之日自疏侯爵三被徽稱國家於爾神褒賚之渥亦惟遠俗艱窶寇竊水旱之不常非神無以為託也祇服休命益介祉祥可特封梁為助信靈應忠祐侯吳為助順靈濟顯祐侯欽哉故諭

表

為柳州鄭郎中謝上表

唐于邵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詔書授臣某官即於今月
 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緒承舊族師事通儒萬
 里成功雖無壯志九夷不陋庶纂前蹤二紀蠻陬
 三提郡印惟貞苦節以奉休辰牙管一雙未嘗關
 慮集作竹書兼兩何敢經懷渭水之陰敝廬斯託
 每還初服常慊上農今者又即殊方復臨雜俗固
 蒙聲教終遠文明謹當宣舉詔書撫安縣道媒官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六

學舍畢納於人倫畜蠶帶牛盡移於地利至於因
 遐弄法挾遠生情縱漏嚴科必貽陰責山兼象縣
 江帶龍城撫已跼天敢忘元造舉頭望日何處皇
 居憑宵夢以銜誠託歸飛而結懇無任瞻天戀闕
 之至

柳州刺史謝上表

柳宗元

憲宗元言臣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
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以六月二十七日到州任
上訖臣宗元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蚤以文律叅於
士林德宗皇帝選於衆流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寶
位微臣官在禮司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
交友旋及禍誣集作聖恩宏貸謫在善地累更大
赦獲奉詔追違離十年一見宮闕親授朝命牧人
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七

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竭盡駑蹇皇風不異於遐
邇聖澤無間於華夸庶答鴻恩以塞餘罪無任感
恩隕越喜懼之至謹遣軍事十將劉伯通奉表以
聞

柳州上任謝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趨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頓與臣蚤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留在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已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于愚藐假臣寵渥重嶺方州駕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八

駘復效於奔馳枯朽更同于華秀臣聞潢汙易竭抑有朝宗之願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知覽况臣昔因左官一紀於外子年馳心於魏闕汲黯積思於漢庭豈非夫人獨無斯戀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雖心同犬馬分比潢汙幸躡康衢意非往蹇臣之此誠口不能喻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憾復乖志願猶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寡恤貧下除人瘼恭宣王化少答鴻私不勝

懽欣之至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九

賀破東平表

柳宗元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
戮者帝德廣運唐命惟新霾曠廓清天地貞觀率
土臣庶慶忭無涯伏惟睿文聖武皇帝陛下威使
百神德消六沴天降寶運時歸太平自克夏擒吳
剪蜀平蔡殊類稽顙群疑革心惟此克妖尚聞悖
慢庭議既得廟謀必滅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
驚於靈岳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齊地悉平無
俟耿陳之戰五兵永戢七德無虧含生比堯舜之

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邱霧息已望翠華之來沂
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千歲之統實在於斯臣守
在蠻荒獲承大慶忭躍之至倍萬常情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柳宗元

綸言曲臨寵服薦至跽捧殊錫慶躍交並臣中謝
臣繆典方州效微涓滴叨承大貺榮重邱山非才
忝恩俯伏慙荷朱明啟節御府賜衣沐聖澤而溟
海方深披仙衣而鶴龜齊壽馳心向闕跼影望天
慙分五嶺之憂莫副九重之詔臣無任云云

疏

請廣植麻苧折代桑棗疏

宋 陳堯叟

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
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
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耳麻苧所
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榦俟枝葉栽茂
則刈獲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
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
錢蓋織者衆市者少故地有遺利民艱資金臣以

國家軍需所急布帛為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
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
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
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功日
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
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歷為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
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
利甚博

報柳州捷音疏

明張岳

臣案查先准兵部咨為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陳宗夔題前事命會同總兵官陳圭督同副總兵程鑑並于三司中選委才力超卓二三人責令專任以事完為期並合用兵糧議處停當具由奏聞一面約期進兵凡軍中一應機宜俱聽相機行事仍咨都察院轉行新代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馮彬隨將有功有罪人員分別具奏等因欽遵備咨到臣已經行該守巡兵備會同叅將官督同守備府衛並

地方人員備查為惡村分首從賊徒分別哨道合用漢達土兵各若干細開畫圖貼說並一應軍需等項條具報奪隨據分守右江道右叅政鄭綱整飭右江兵備兼分巡道副使魏良輔暫代分守柳慶等處地方原任左叅將孫繼武會呈奉臣等案驗前事依奉會同鎮守廣西地方副總兵程鑒廣西布政司掌印左布政使李香按察使署印僉事魏一恭都司掌印都指揮周乾議得右江所屬柳慶等府近年以來盜賊充斥人民逃散柳州一府

所屬十二州縣被害尤甚中間馬平來賓等縣里
隆北五等處更為酷烈其巢穴深深山崗險阻北
通古田永福南通涿里八寨東接藤峽諸江西連
湖貴二境最近而融縣洛容柳城朝發夕至稍遠
而龍哈忻城莫旺此逐彼移其餘旁溪曲徑高壘
深居蓋不啻孤兔之三窟而已而里隆一處魚窩
等巢險峻尤極控引長江有同天塹迥臨絕壁如
守雄關乃柳慶二府之奧區西南一方之劇盜盤
據山川豺虎之心益橫因循歲月地方之禍彌深

屢經建議未見施行若非大調兵馬廣集糧餉多
分哨道遠布防禦申嚴號令明信賞罰其何以收
萬全之功除積年之患哉今將府縣查過應勦首
從賊徒名數村分並哨道防守把截去處與夫合
用官軍兵欸糧餉船隻等項逐一會同詳議畫圖
貼說條開條件呈報到臣臣等遵照節奉欽依事
理會差官舍分投齎執令旗令牌督調南丹州土
官男莫惟武東蘭州土官男常起雲那地州土官
男羅廷鳳各目兵並左右兩江各衛所府州縣馬

步官軍打手壯欸人等齊集將各官繳到畫圖貼說應分哨道書冊分為中左右三大哨俱差官賚執令旗令牌督押尅定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初七日寅時一齊抵巢按圖撲勦其餘為惡村分應該勦殺儘兵力所及相機行事隨據中左二哨監督右叅政鄭綱左叅議趙崇信呈稱五都諸寨賊徒勢益悍猾屯結寨上兵力不敷所圍有限呈乞再調別處土兵一二萬前來分布三哨以收全功臣等看得前賊堅結魚窩等寨恃險拒敵未易攻克

隨將勦平廣東封川地方班師目兵於內摘取鎮安府土官男岑真寶精兵三千名田州土官男岑芝精兵五千名向武州土官男黃仲金精兵三千名東莞縣銃手五十名及漢達官軍打手人等行委廣東都司新任都指揮劉海廣東布政司分守嶺西道右叅政張烜總領隨同臣於十一月十五日先到柳州駐劄督催功次陸續獲功解報臣等又看得各處巢賊將次削平惟有魚窩馬鞍龍船等寨勢極高險拔地數十丈弓箭火銃俱不能達

上有窩凹各賊歲有積聚以防官軍據高臨下礮石如雨從古攻打未曾克破必須申飭各哨為久困之計設法攻打恐日久人情懈弛又行委新任鎮守廣西副總兵程鑒前去總理統督三哨並摠原委左哨監督左叅議趙崇信呈報丁憂去訖隨改委中哨監督右叅政鄭綱兼管左哨監督臣等於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初八日移鎮柳城縣親自臨督仍將各領哨官以軍法處治鎖項勒限責令攻打摠副總兵程鑒監統等官右叅政鄭綱等稟

於本月初八二十等日購募敢死日兵黑夜藏火毬用繩梯鈎搭絕壁偷上魚窩馬鞍二寨奪其閘門投火毬燒其茅房賊衆驚亂各官魚貫而登斬獲數多其被火燒死及墜落懸崖不計其數並俘獲賊屬人口奪獲器械等項解報前來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子太保平江伯陳圭議照廣西柳州府馬平柳城融縣等縣五都里龍上油石龍鵝頸等巢賊首韋金田韋金秀韋明濂覃朝鮮藍扶威韋扶曠韋張容韋

朝龍等各據險巢朋黨為患聲勢相通其中五都
魚窩馬鞍等巢自洪武初年以來不入版圖尤為
險惡諸蠻所視以為向背蓋自正德二年徵兵大
舉斬獲首級雖多然而魚窩等巢攻圍數月竟未
盡克遂且招撫是以兵散之後餘黨復布山谷頃
年以來根蔓延引占據慶遠水陸二路敵殺官軍
攻劫縣庫殺戮鄉村每殺一村則一村田土盡被
包占積歲蠶食各縣僅存附郭數里其餘大抵漫
為盜區又恃其險阻徂于招安謂官軍不能持久

從來征勦終歸於招故敢據險拒敵以老我師狡
猾克狠人神共怒臣等仰遵兵部題奉欽依調集
官兵親臨調度攻勦以九月初進兵收其禾稼兵
有餘食決意持久以絕後患其團結土寨者會兵
圍困遂投別巢者黏蹤窮追誓以必破此賊乃肯
班師是以人無還心進皆死戰賊勢日蹙險遠巢
寨竝皆摧滅已將各哨報到擒斬首從賊人賊級
共四千零八十四名願轉發紀功官驗實通行造
報其首惡常金秀覃朝鮮常明濂藍扶威等明正

典刑餘威所震群蠻膽落而馬平縣三都四都來賓縣北五賓州龍哈八寨並象州武宣洛容等處以北及乎古田之境其渠魁皆自投軍門願編立里甲輸納稅糧同於百姓原被賊殺占額徵糧米今清出一千三百二十六石有奇經報在官聽撫造冊給帖者已有二萬零六百六十三名送出原日行克盃甲鎗刀弩箭等項共二千八百一十七件馬三百五十五匹其班師之後陸續聽招者尚未開報各被賊逼逐良民皆行令有司安插復業

田土或仍舊或招人耕種蠻禍消除地方寧息是皆仰仗我皇上之聖德同天春生秋肅竝行以成歲功臣等奉揚天威遵奉廟謨致此克捷非犬馬之力所能及也及照賞以示勸罰以示威軍旅之中所繫尤切臣等所以能鼓舞群心奮勇趨事者亦惟宣國家賞罰之典示以信必之令使之有所畏而知勸爾除將調征兩廣漢達官軍士官目兵打手人等量行犒賞掣放休息其已聽撫夸獍行令所司加意存恤未招者備行守巡官遵照臣等

原行條約逐一撫處停當安插復業及摘發泗城
東蘭南丹那地等州目兵五十名行令叅將戚振
管領在於柳州融縣來賓千蔓古零等處立營防
守俟數月之後事體既定人心稍安即行掣放臣
等於本年五月二十四日班師回還梧州總府控
制地方其於有功獲功並陣亡被傷官軍目兵人
等照例聽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通查明白覈實造
冊另行奏繳

劾嚴嵩三大政疏

張 紳

竊見大學士嵩貴則極人臣富則甲天下子為侍郎孫為錦衣中書賓客滿朝班親姻盡朱紫犬馬尚知報主乃嵩則不然臣試以防邊財賦人才三大政言之國家所恃為屏翰者邊鎮也自嵩輔政文武將吏率由賄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即與除授其後不論功次但勤問遺即被超遷托名修邊建堡覆軍者得蔭子濫殺者得轉官功肆詆欺交相販鬻而祖宗二百年防邊之計盡廢壞矣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二十

戶部發邊餉本以贍軍自嵩輔政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姦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無非邊鎮使人未見其父先餽其子未見其子先餽家人私藏克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保朝夕而祖宗二百年養之軍盡耗弱矣邊防既隳邊儲既虛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猶不足憂也嵩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蕃以狙獍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罔利獸攫鳥鈔無恥之徒絡繹奔走靡然成風有如狂瀆而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

才盡敗壞矣夫嵩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亂政才足以濟姦附己者加諸膝異己者墜之淵箝天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恣此忠義之士所以扼腕憤激懷深長之憂者也陛下誠賜斥譴以快衆憤則緣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矣

策

賢良方正對策

唐劉蕡

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閹試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三

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

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
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
不書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
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
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
所以將傾也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
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
之今威柄陵夸藩臣跋扈有不違人臣大節而首
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

惡為義則典型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
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
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
知之矣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
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
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
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
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
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

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徘徊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臣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捄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其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型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誠能

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權以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畧太宗置武府臺省軍衛文武叅掌閒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

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禦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

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
制猾姦之強無踰檢之患矣

議

慎選交州刺史檢攝長吏議

吳薛綜

昔舜帝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粵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麤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二十七

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使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以降四百餘年頗有士類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瑤瑠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為髮及臣所見日南太守南海黃蓋九真

太守儋明毒虐簿曹仍見驅逐明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疆賦於民百姓怨叛山賊竝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

故將夸廖錢博之徒尚多隲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乃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氏之變越車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麤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遁逃之數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

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竒數異術者則群惡日滋
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
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

復懷遠縣議

明 蘓朝陽

為議復邑治以安民社事照得本縣自嘉隆以來民徭倡亂邑治三陷井里邱墟後蒙大征善後失策縣治未復雖有三甲殘民亦化醜類無復編里知典官茲土者率皆僦居融縣若寄公然自是習為故常官不拊循其民民不翼載其上名位空懸廩祿虛糜是豈朝廷設官之意卑職初任蒙總督劉面諭即發憤興復據前任典史王長武生朱應暘各上地圖陳議因召招主張鵬吳自學及里冬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三

曹元莊唐紹禹等諮以民所疾苦夸所向背及山川險阻商旅要會之區未及親歷旋蒙委署融縣職有所羈竊計先設教化以為導民根本隨擇請融縣生員王卓李標石應辰李鍾陽等分教古坭潯江板江等村又令江水王五充為武洛江諸村招主往諭彼中徭徇釋仇開江仍將所爭荒田分令墾種納糧隨報望風歸墾近融縣正官來任卑職幸釋擔負當奉本府及糧廳信牌隨乘舟溯流循丹陽舊鎮以入板江之巢登治鎮二堡以接故

縣之墟更沿流東北向抵程村崖頭古坭諸村看得本縣舊址白虎昂頭逼近矢石得侵青龍坑陷一水一風衝射縣堂兼之前山嵯峨局六坐殺三經殘破豈人力哉亦地形不利也前林知縣將舊縣磚石搬運板江村欲圖建復竟中輟蓋緣此村山飛水走四圍皆猺獠嘯聚之藪里必處仁未聞建城邑故入賊巢者也古坭為三甲百姓所居原建公署一所彼時李知縣委有建城之意議者謂江灘峻險孤懸深入且諸猺攔截於外聲勢莫援

去府直數百里文移難通萬一有警誰為捍護未可為萬全之謀也近接府城鄉士夫多稱築城長安為便隨請本府黎同知相度原隰其地見係荒蕪不犯居民且去舊縣約八十里去融縣約五十里自古坭程村以達長安水程半日可到彼此的非懸遠又近村烟火稠疊鷄犬相聞至千餘家週圍曠地平行可耕計有五六十頃未及開荒若立縣在此召民開墾不惟有土有人可為新縣之保障而則壤成賦不三四年亦可補舊縣原失之額

米二百餘石也聞賊凡三攻長安三敗績無兵守
固無事可以控制諸蠻有事尤足率衆捍禦不獨
新邑得享長治久安而融縣西北一隅亦賴犄角
相維並受其福也所可議者地界原屬融縣民情
未察向背合無題請分割然總之王土王民豈分
對割地與隣者比哉卑職受朝廷一命為民社長
久之策計借長安片土以安民社互相犄角以成
輔車庶幾官無孤立之虞民有護衛之旅需之歲
月敷之教化用夏變彝胥為赤子此其勢之可逆

觀而責效者也若謂官職傳舍苟且故墟乘便邀
功耗國家之財建累卵之業罔上殃民恐蹈馬知
縣覆轍爾此則詳之所不敢出也為此今將應建
城池土名緣由並地圖另具便覽書冊申赴伏乞
照詳施行

復縣覆議

蘇朝陽

查得懷遠自大征後縣治久廢知典往往僦居隣縣雖有三甲殘民不相統攝辟如走壙之獸芟駕之馬誰馭之耶當今去大征未遠朝廷威力猶耳而目之熙而畏之矣不及此時修復縣治明章教化以立隄防越數年後耳異所聞目異所見漸染醜類無復控制幾何不胥而為彝也卑職奉本府信牌即親詣地方躡勘堪建縣治處所如古坭如舊縣蒙本府面諭無容再詳至於長安鎮境盡之

處實係懷遠地方則有板江一村可議今無論山水不堪卜吉即四圍皆獠獠聚穴亦豈民社所宜居哉聞古人避狄遷岐矣未聞驅諸畧獲而遷縣就狄也卑職以為不復縣治則已如欲為民社之計建國家長久之業垂憐本縣等官僦居民舍殊失混一規模體統超然遠覽毅然興復則舍長安奚適哉今奉信牌只議懷遠地方豈以為憚于分割難于題請乎方今本院壯方叔召虎之猷抱禹稷伊周之志軫念懷遠元元陷于左衽如拯焚救

溺若是其急何難題請方今海內新建城邑有割一縣幾里湊成者有割二三縣幾里湊成者歷歷可指有例可援何憚分割又或者指稱民情未向乎夫民可樂成難與慮始固難憑向與不向也聞長安民傳說懷遠復縣之議父老皆舉喜色相告則心實向往之然心向者什九口言向者有什一乎哉何者不敢對父母官言也今據融民呈稱占土奪民豈以築建朝廷城邑為卑職一家私業乎尺地王土一民王民而乃謂占且奪豈以此土此

民為融私有乎柳州屬縣為融稱最且又僻處一隅若謂割去數里遂成廢邑則如遷江如馬平如雒容更當車馬絡繹之衝將不復為縣乎况所議堪以築城處所全係一片荒地竝無升合之稅竝不犯一民之居總計地場不及數畝又無庸於分割者本縣只借荒地築城以安民社仍招還懷遠流移之民開墾拋荒捐棄之土且耕且守漸次撫綏庶幾有縣而後治可興有官而後民就理也若曰此融土也豈容他人立錐即拋荒捐棄其心焉

此則卑職之所未解也伏乞廓天地一視之仁體
朝廷設官之意俯念懷遠官民流離不堪之狀俯
賜裁奪施行卑職幸甚懷民幸甚

復縣三議

蘓朝陽

卑職菲材弗嫻世務寧堪鉅任茲叨殘破之邑當興復之議史值難處之勢姑不得已陳一得之愚語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夫使聖人而擇于狂夫是以事無遺策而益成聖人之智狂夫亦得竭忠而申其辭說伏乞憐察少垂聽焉竊照懷遠三經殘破縣之廢久矣即今三甲百姓名雖漢民然皆服徭服言徭言日淪異類此豈民之過哉蓋由官茲土者懼前覆車目為畏途足跡不敢一至其地

視為傳舍苟延歲月以去用是彝民不見漢家威儀便不識朝廷法度且奸人從而煽禍其中假票勾攝生事嚇騙甚至窮促直空雞豚無所控訴夫民生無主則爭爭則亂曲突徙薪見以為迂異日必至焦頭爛額而後已卑職到任以來親詣村崗犒賞撫綏禁逐奸徒設立社師故自板江窄江梁口潯江諸彝及程村崖頭古坭諸百姓歡欣築豎書舍遣弟子從學又近日長沙大梅及猛團上團武洛等村望風歸順請墾荒田請輸歲賦請開江

通商者踵至即此風聲日敷教化將必有解編髮
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變彝者當是時而就險
固形勢之便築建城邑恢復縣治示之以居重馭
輕之勢將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規恢懷遠
長久之策孰尚焉傳有之制城邑者如體性焉有
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
融縣何愛一片荒土而不復朝廷編戶八里之邑
哉若曰必取信民情則有利無病彰彰較著融民
必不至若是之愚何者懷遠城長安則融有保障

長安有懷遠則商賈輻集此利之小者居中國不
能廢人倫無君子懷遠一立縣便宜置學宮置弟
子員今方設社師訓土童如何卒辦不能不取于
融是融一邑建兩庠一歲貢一官矣此其興起斯
文造就人材有利於融甚大利在矣即民情不問
可知但融縣既固執情宜中止卑職何喋喋詳請
豈懷遠有可別圖而顧舍近求遠舍易求難哉孟
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古今立國
區畫雖聖人不能易者今棄長安由板江而上則

為竹脚為坡頭□□窟徭崗嘯聚既無其人山水
飛走又無其地由塘窟而上則為治平為舊縣哨
守二堡僅有二百餉兵竝無居民有城無民誰與
共守彼舊縣所以三經殘破者亦豈非無民之故
哉過舊縣而分兩江大容江盡屬徭崗淵藪不待
言矣潯江一帶則有程村有古坭程村一籠死鯁
不開帳局山川反背不相向護豈成地勢且去古
坭僅十里許古坭既孤懸深入則程村何異哉今
夫人置居室必為之計深遠是故卜山陽擇仁里

然後其子孫無荒逸豫能保世以滋大而况建城
邑乎茲欲就本縣地方不問地利與人和而苟且
築豎倚彈丸之士偷一時之安則添設堡兵以樹
捍衛是一議也何者在長安則地利人和皆得無
兵守固在本縣則在在孤危非置數百兵何以善
其後第本縣年收撫化錢糧銀僅計一百餘兩今
二堡養兵之餉實耗國家一千二百餘金已十倍
之矣若再添設餉銀何從出辦是尤事之難者卑
職以為舍長安終難復懷遠則不如並懷遠歸屬

於融縣又一議也蓋徭崗彞情有仇幾世必報彼見殺李林之罪未究故驚懼之心無日能忘意以朝廷必不甘心征勦之矣今就融縣添設一丞鎮撫其中則其力微或置一土司官則其威重將見一舉而五美具焉省築城之費一也省冗官之費二也省養兵之餉三也免騷擾之患四也絕徭徳驚疑跳梁之禍五也卑職閩產也請舉閩事為例福州府原附郭共三縣萬歷初裁去懷安並屬閩縣懷安可裁懷遠獨不可裁乎况懷遠無城郭宮

室祭祀無戶口賦役詞訟尤非懷安比區區數石錢糧又烏用一員冗官坐理其間以虛費朝廷之俸祿耶

復縣四議

蘇朝陽

查懷遠縣殘破迄今幾百年矣官茲土者或有志興復而拘攣故墟遂罹覆車之禍或無志興復而坐視蠱壞自其瘵官之譴或興復而孤懸深入偏官一隅如古泥公署亦豈萬全之策卑職朽材初離甕牖寧諳世務况數十年置之姑待而一旦就議創建誠所謂智小謀大不自知其弗勝者第節奉明文嚴催未完又不敢苟且欺罔以徼成功故不得不殫忠而畢其愚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毋裨城壞毋獨斯畏所謂深根固本樹基於不可拔也但以今日計興復而不為後日計隳壞計單獨則畏懼斯至於國家何利哉卑職為民社長久之圖親詣地方踏看諸村二次矣誠恐或有遺議近又偕典史鄭良懋逐村相度事宜務其一乃心力以無負本院為國為民之意但本縣地方嶺峻灘急即一二彈丸黑子之區又係猺獞巢穴夫奕者置棋弗當猶或失之矧置城邑而不求其當焉是圖葭以濟矣要之事難創始謀貴萬全就今日

時勢細加審度一則營繕未敷一則輿論未協卑職詎敢偏執已見以為必然之畫則議興議罷惟所裁奪若論形勢要歸之於久安長治則未有舍兩江之會入蠻彝巢穴而立縣者今奉本府信牌議城古坭不議長安即宜置長安就古坭矣然古坭果可以聊且遷就乎古坭公署之外便屬民田就公署立縣則必填民田築城民將甘之乎城工一起即非版築處所亦為往來踐踏之區民將不耕不食乎懷遠縣治雖廢而名猶存凡一切公文

較諸縣不少竊計本縣置郵無設數百里誰為傳遞將任公移阻而不通乎古坭距長安二百里許自長安至舊縣至思港一路俱徭獞盤據縣在內而諸徭盤據於外卒然叵測誰可為援謂之獨坐窮山引虎自衛是矣聞李知縣築古坭築豎未就逆謀復萌當時潛艇夜遁危急特甚自是恐懼不敢復入又查先年徭獞作梗實係懷民出十八當煽禍其中則民尤首亂也今日三甲民也宜就之為固隨偃然入城其地彼其蠢習怕見官府又無

約束日久如何輸從且從并救人動輒掣肘秘拂
其意亂且中起蕭牆之禍將不在猺而在民矣嘗
聞太王避狄棄邠人民邑於岐山之下纍纍不絕
失而復興今觀前宮築舊縣築古坭一以釀禍一
以逃免均無成功豈非計就懷民不忍失之而卒
失之耶城長安不可城古坭又不可則夫興復懷
遠不無待於至當歸一之論也

附縣善後六議

龔一清

一曰久任賢能以奠新邑懷遠之徭昔號難治亦由令尉不能其人未附則畏憚推飾兩相阻隔稍附則恐嚇釣餌率肆貪殘故取信於匹夫之言不取信於百里之令若知縣馬希武輩不若寓民張鵬吳自學有由然也今知縣蘇朝陽典史鄭良懋大能喻於其民民大信於其官知有此官則安生非此官則疑畏各民徭知二官先後當考滿之期決在行取優擢之列衆向本道懇留久任出於真

誠不可不俯順者但二官勞績已著若不另加優異匪惟有負其勞亦非朝廷懋賞懋官之典抑且大失民望何以作潔己愛民之風合無題請將蘇朝陽加柳州府同知職銜仍管懷遠縣事鄭良懋加縣丞職銜仍管典史事待三年後効有勞績計功超陞庶民徭益知傾服而地方永賴無虞矣二曰分立土舍以束諸徭懷遠大徭十二崗置六刀付與各酋每徭犯法請刀行誅名曰六刀徭老若余金朝粟銀桶楊金亮李尚友傅銀龍龍華通六

名見係徭衆所推俱見本道願聽約束凡有犯法
行歹之徭應誅則誅應罪則罪俱六酋誌過竝不
散拘本道許轉請各充土舍照舊管束以義民官
見充哨官張鵬吳自學照舊總率撫化糧禾徵收
完納後三年寧靖効有勞績另加名色聽用余金
朝粟銀桶加給袍帶作義民官餘皆另示賞賚庶
各徭知所向往効勞者益奮歸化者益堅而反側
可帖安矣三曰量定編則以安民彞懷遠自殘破
後止存三甲殘民歲徵秋糧米二百三十三石八

斗每石折徵銀三錢均徭四差竝無編派近該里
冬及各徭輸心者稱無編不成民同於歹賊不及
今定編恤民之苦薄民之賦著為成規猶恐後來
之官重編虐民友為不便合從民彞之願量編其
丁輕派其銀惟所的數僅充知縣典史柴馬之類
可矣不必全責及數亦不必勒限定期聽縣官便
宜編派完日冊報庶民志可一民情可定而賦役
亦有常經矣四曰酌定江稅以通商賈懷遠舊有
潯容兩江木植鹽貨等稅往時徭人占據阻失江

道今已退出奉詳允該縣起抽一年餘矣江灘險阻舟楫至容江而止非從輕抽取難乎商賈之來集也今計該縣稅過大約一年百二十金有奇城工未完以前許令陸續動支雜費照實開數具報合無待工完後每年稅銀即此一百二十餘兩為準所稅物件照舊抽過細數不得加增此銀亦湊給各官柴馬及公費之需俱候城工畢造冊具報庶商賈歡集而經費亦有資矣五曰通達道路以便往來懷遠界連湖貴各徭擋阻路多谿隘故得

以負嶠自逞而干谿萬徑蛇出鼠入誠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賊之難除大率由此欲為懷遠久安計通道最要目下攀援行走將來非大通道路難免他虞即各徭今自願通矣查得新縣過江東從保江浪溪江出保田二日可到永寧州四日可到廣西省城從板江過干邊出古生沙坭五日可到義寧到綏寧到武岡州從板江過干邊出車田武洛江四日可到通道縣至靖州各崗鄉村人烟頗集每一日間經過十餘村道路一開則合三省

之民聚貨貿易彼此往來絡繹不絕蓋闢草萊為舟車之會聽其自來自往勿得禁阻使民徭交通積見成習變彘成夏此一機也但於此時而猝然強開未免生事合無聽該縣順民所欲因時所宜以漸開闢不責成於旦夕之間致起別竇別無驟駭之虞而有樂成之利懷遠可漸為要會之邑矣六曰撥定兵哨以固防守該縣原有善後之兵六百二十二名設立鎮遠板江二堡因多脆弱虛冒萬歷七年遂議汰革各止募足三百名共六百名

於內各量留一百在今懷遠治平二堡防守其四百名移來府城合尖山堡立鎮柳營團練今已掣回二百六十名又革軍糧添募一百名竝舊在治平二堡防守二百名共五百六十名發縣工作其鎮柳營單弱已詳允將革軍糧添募兵一百名留下懷遠兵四十名共有四百零六名城內有衛所旗軍城北有湖廣戍軍冬月外關有三土州戍兵總計足藉彈壓前兵相應發回懷遠防衛但各兵糧食不等治平二堡並軍糧添募共三百名月給

糧銀五錢鎮柳營撥回二百六十名係照該營事
體月給六錢似有輕重今既撥回合照該縣丁例
支給五錢將扣出餘銀計可募兵四十名補足六
百名之數合無以後定為成規不輕變更庶城守
有賴而兵食各調停矣

箴

交州牧箴

漢楊雄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
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
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
於季報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
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航海三萬來牽其
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
模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艱難泉竭中虛池竭瀕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四

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銘

井銘 并序

唐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甕甑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
 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
 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
 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
 其土堅垵其利攸遠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
 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罽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
 大甕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盈以其神其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巽

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於政其來日新

亞中大夫歐陽公墓誌銘

明傅高

公諱澄字彥清柳之馬平人父李春素行謙和平心率物為民司直配余氏德性靜專舉丈夫子二長曰濱以學行著聞次即公生洪武庚辰正月二十一日丑時資秉俊偉孜孜於學以永樂庚寅入庠庚子領鄉薦登太學學益充歷事中考正統初擢陝西提刑按察司經歷清慎自勵當道深器之七年春選風憲陞北京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尋遷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會郡邑軍民爭訟連年

法司不能決公至悉親鞫定議刑罰當情無不服者浙人德之令聞益彰著正統十四年冬轉長蘆都轉鹽運使既蒞事清慎如初官屬商旅交相慶幸景泰二年八月初九日在任考終享年五十有二吁公之不幸乃長蘆官民之不幸也時滄州馬都憲予告在籍聞訃馳公署擁棺號哭為經理後事非公德惠感人深能若是乎配淑人江民挈二子扶櫬萬里南歸明年三月卜宅兆於城北賓曦門外坐庚向乙廣西劉憲副及叅將衛府等官

皆具禮奠龍城人聞者率揮涕云公葬之後六月二十日江淑人卒即以秋八月祔公墓之右淑人生於永樂丙戌四月初九日辰時享年四十有六言德容工公之善匹也二子長曰信蚤世次日侃邑庠生女一曰九姐猶子曰倫曰儼曰伸伸中癸酉鄉舉入太學曰俊曰偉曰侗公兄濱篤友于使侃徵銘於余余與公為知己交誼弗得辭銘曰羅池賢士依仁行義顯用盛時秉持風紀中外敷歷溥濡德惠匪懈匪躬以死勤事返旆故問輟春隕

涕佳城鬱鬱金木合氣令緒永貽俾昌且熾

露布

桂州破西原賊露布

唐楊譚

臣聞聲教無外修文德以來遠人職貢有虧耀武威而討亡命然則五材竝用金革為過亂之資八卦相宣弧矢乃濟時之具事非獲已道豈為侔將治衆以安人必除殘而禁暴歷觀今古誰能去兵未有舍禮樂而致昇平奮干戈而宏大業者也伏惟陛下明齊日月德配天地化育異類澤洎無垠蠢茲魑魅之鄉敢恃犬羊之衆據其險要恣其寇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五

攘西原羈縻舊染聲教不通被其誘引同惡者多僭稱王侯偽署官爵旌旗蔽野鼓角沸天恣殺戮以威人將玉帛而濟衆方圓數千里控帶十八州丁壯竝執其干戈子女盡充其僕隸自謂強盛轉加克頑迫之則鳥散獸驚緩之則蟻結蜂聚老幼奔走耕稼失時萬井無烟兆人失業不賓王化於茲四稔臣前年啣命到州深入招慰示之仁信許其自新渠尚憑陵每行政刳管內州縣日漸流離村落焚燒井廬空竭伏奉去年三月十日勅遣中

使魏衛一作朝燦宣慰凡諸首領皆賜勅書再三曉諭許其官爵但以炎方人物躁競者多承平以來久絕朝命自蒙提獎感激殊私戮力同心傾家竭產訓勉子弟策勵甲兵介冑自出於私門糧儲不損於官廩向非陛下化周勳植德及遐荒豈有不勞王師坐清氛夜去年二月二日睦州武陽朱蘭金溪黃橙等一百餘崗大賊帥偽號中越王廖殿偽號桂南王莫淳偽號拓南王相文偽號越南王莫溥偽號象郡王梁泰偽號鎮南王羅城偽號戎

成王莫禱偽號南海王羅品等潛相結構約二十萬衆跨壤連州志如梟獍風號雨嘯心等豺狼仍欲先破嶺南後圖嶺北遠近百姓皆不聊生臣遂激勸將士宣傳聖旨誘以厚賞使其盡節皆決命苦戰非無損傷不顧危亡志懷忠勇大首領鎮南副都護攝柳州刺史西原遊奕使張維南勸率首領統茲軍政萬夫齊進一舉無遺都知兵馬使朝散大夫象州刺史成臣領當管及衝州等戰手共一萬人卷其旌旗踰挺爭先膺有渠魁當陣斬獲

經畧副使朝議郎行賀州長史穆成構防禦副使
朝議郎梧州長史任蚤梧州刺史本州防禦使李
抗先鋒總管梧州長史秦匡朝四界遊奕使廣州
番禺府折衝譚崇慰及總管子將等五百餘人並
西原環古等崗首領方子彈茸令暉羅承韋張九
解宋原等五百餘人各領子弟並部外義征及總
管內戰手共成二十萬衆或擐甲仗兵縱其救援
或致果決勝扼其咽喉左右夾攻飛走無路諸將
及首領等意在竭誠有死無生以晝繼夜或攻或

圍當其彼竭之餘遂得我盈之勢封豕既戮長蛇
又屠餘賞喧騰自相蹂踐勢如解籜事等摧枯指
揮而夸獠喪氣叱咤而山川阻色賊等既因失律
不知所向或連袂墜谷自成積觀之尸或帶刃投
江有同漂杵之血橫行歲久驕縱日深勢如雷霆
莫敢拒敵臣乃陳師誓衆思各忘軀自春徂冬凡
今二百餘日前後苦戰各三十餘陣破賊二十萬
衆斬首五千餘級以頭首喪亡餘黨奔亂窮滅之
後然始求降臣伏以人無盡劉道忌太甚因陛下

好生之德合陛下至仁之心於是宣傳聖恩示其
生路大賊帥武裴承敬簡等二人餘衆竄伏無
地周章失圖解甲轅門面縛請罪臣使脫其桎梏
仍如宴賞兼資匹帛散於營農各分疆界使其斥
堠遞相轄控永絕憂虞今臣管內亦且寧帖實賴
天威遠被廟算遐臨靜彼兇殘康茲億兆無任慶
躍之至謹遣所部官桂州臨桂縣丞朱璟謹奉露
布以聞其立功將士首領別簿奏上

牒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柳宗元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鬼之穴跽伏偷安憑孽狐之邱跳踉見恠以為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隳犯王畧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

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宮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衆輕鬪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強弩之初孤豚僨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勦絕有時不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執銳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切觀上畧總帥中權戰士義激身心列校勢成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崗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

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憊於羽檄跂足唯俟於牙
璋今月某日奉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
足踏心馳驩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
入履且及於寢門家事勿關土已填於左闔即以
月日全軍出次分道竝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
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
精食浮為日固久容府陽中丞以義烈為已任勲
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為家風業傳藝器竝
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

東則橫江誓衆用彰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
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微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
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
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勲雖荒徼之地固
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
帛實為揚名事須移牒隣管以成犄角舉牒者

文

雷塘禱雨文

柳宗元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專此二象宅於巖隈風馬雲
車肅焉徘徊能澤地產以祛人災欽茲有靈爰以
廟饗神維智知我以神往苟失其應人將安仰歲
既旱曠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於盱蠻某自受朝
命臨茲裔壤蒞政方初庶無滯枉潔廉自持忠信
自仗苟有獲戾神其可罔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
使染盛夸於草莽騰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神功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五

惟神是獎

祭井文

柳宗元

惟神蓄是元德演為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湏惟
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闕焉官守斯恐蘊利茲久
闕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惻我心卜茲利兆於彼成
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今則堅好惟昔
遽石今則順道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
力焉保發是元冥成於富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
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賦

真仙巖亭賦

宋易 後

莽芝巖之峯立兮歷磴道之委蛇慨晨日之臨閣
兮訪危亭於故基迺迺剔兮迺詢我龜寄錘鉤
於心宰兮付匠石以成規與輦欄以雲浮兮殆與
古以為期猗歟異哉物與人之相求兮每扞格而
難逢苟襟度之弗宏兮彼將隱而緘封何前節而
後麾兮曾莫表其遺蹤倏楚歌之噉咷兮迺指顧
於從容匪斯亭之傑特兮羗邱壑於心胸試登臨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六

而偶步兮追昔人之勝遊仰余瞻於峭壁兮俯獨
瞰於湍流旁一人之彷彿兮儼冠服以清幽恍陳
前之萬象兮森舞鳳與騰蚪宜斯亭之對峙兮若
將近而獻酬融州之民兮爾裳爾衣從公於亭兮
公不我違公朝而往兮山川燁乎清暉公暮而返
兮烟霞靄其霏微樂其樂於吾民兮非公其誰與
歸亂曰天地鬼神之所秘兮不以古今為之存亡
也紛宇宙之萬有兮於人實為之低昂也繫達人
之大觀兮固將渺崑崙而隘八荒也歛經綸於方

寸兮聊杖履以徜徉也使後人登斯亭而懷感兮
此吾融州太守之其棠也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空

柳州府志卷之三十一終